

引言

張亨教授（1931-2016）〈從陶詩談中國文學與思想〉一文，由楊儒賓教授推介給《清華中文學報》刊登，承師母彭毅教授的囑咐，讓我撰寫引言，敢不從命。

初識張亨老師是在民國六十四年。那一年的秋季，戴璉璋老師在師大國文系開設了一門「分類專題研究」，邀請多位學者前來演講，史無前例，當然就吸引了許多學生選課，張亨老師與齊益壽、吳宏一、張健、樂蘅軍以及姚一葦（1922-1997）等前輩學者，都是當年課堂上的演講者，我們都很幸運能夠在師大的校園中領受到當時重要文學研究學者的代表成果。張亨老師開啟了第一場的演講，演講時張老師帶來他稍早在《新潮》所發表的一篇論文，〈文學研究的本質〉，做為參考資料，也帶來了當時雙葉書店所翻印的兩本關於文學理論與批評的英文論文選集，Grebstein 的 *Perspectives in Contemporary Criticism* 與 Bate 的 *Criticism: the Major Texts*。張老師諄諄侃侃的說著文學研究之所以構成一種知識的可能性，引介的書籍更讓我們開啟了眼界；那一年，我剛升上大四，正也是個人面對未來而時有倉皇、徘徊的時候，張老師對於文學研究提出的問題及其思考方式，激發了內心一份往外探問的騷動。

從回顧的角度看，「分類專題研究」的開設及其上課的方式，轉化了當時師大已有的學術視野與氛圍，進而改變了國文系在中國文學研究領域的走向，我是這個轉變過程的受益者。由著戴璉璋老師的鼓勵與引介，我在民國六十五年二月二十七日上午，踏進了張老師在臺大中文系的第六研究室，一談就是三個小時，話題從師大應該擔負語文教育的責任，談到當代西方文學研究方法的可參考性；從他個人因

為厭於當時的留學風潮而不出國的心情，談到我報考臺大中文研究所的可能性。因為多年來的移動與搬遷，我個人許多資料檔案都已不復存，但是書桌抽屜卻一直保留著張老師演講時的那份參考論文，同時也夾著一張載明日期親見張老師後信筆寫下的雜記。當學報主編李貞慧教授與林聰舜教授傳來彭毅老師的囑咐，我從抽屜找出這些資料，在回顧張亨老師所撰寫的學術論文中，回想著過往受惠、得助於張老師與彭老師的點點滴滴。

〈從陶詩談中國文學與思想〉一文，旨在闡明中國古典文學與思想之間的關聯性，並且透過陶淵明的兩首詩做為例證，〈飲酒詩二十首之五〉與〈讀山海經〉，具體揭示詩歌所以運用「具象化的方式、或美的意象」以體現中國哲學在「人與自然」與「自由開放的精神」等面向上的基調。論文中所涉及的論題，如語言與真實、美感經驗、道德自我的建立，向來都是張老師關心的問題；面對生命的情境，詩人在創作活動中所體現的終極關懷，其實也與思想家的思慮與工夫相一致。從〈先秦思想中兩種對語言的省察〉一直到〈《論語》中的一首詩〉，¹ 張老師探問並試圖闡釋的問題，即是文學與思想這兩個範疇中對於真實與自由的想像及其實踐，而最後的回歸乃在於「美是內具於人的存在涵蘊之中，而與人的德性人格同時呈顯」，一旦美可以見之於語言文字時，也就不拘於特定的形式了。今日再讀到張亨老師這篇遺稿，他一生懸念所在理想世界，顯然就是指向《論語》的暮春三月以及陶淵明的「悠然而見」這樣一個美、善合一的境界。

跟張亨老師問學的過程中，關於美學的探尋最是深刻。張老師提及美感經驗的問題可以做為探討的起點以及中介，並且引介閱讀1970年代重要的著作，Jerome Stolnitz 的 *Aesthetics and Philosophy of Art Criticism* 以及 Roman Ingarden 的 *The Cognition of the Literary Work of*

¹ 兩篇文章，收入張亨，《思文論集：儒道思想的現代詮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4年）。

Art。對於美感經驗的問題，當時的中文語境頗多可以借助參考的論述，在理解上並無困難；至於以美感經驗做為中介，則不甚了了，但衷心念著。今日重尋張老師相關的論著，終能明白張老師所謂的中介，乃是指溝通美與善、美感與道德、文學與思想的著力點，因此，在閱讀〈從陶詩談中國文學與思想〉時，一方面感到第四小節的篇幅似乎仍有開展的空間，另一方面則全文論及〈飲酒詩二十首之五〉的前後段落中，對於「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兩句，多所不及，因此天真的替張老師做了增飾。補記如下：張老師論學向來以具體個別的事例闡述義理觀念，且不放過文本任何字句的解說，我遂不揣淺陋增添一段，用以補足本文對於「山氣」兩句可能的闡釋，而增添的文字，也多來自張老師既已刊行發表的論文，不能掠美；在「補充資料」中，我也增附前述 Ingarden 書中對抒情詩現象的認識和觀察，這是張老師曾經徵引過的文獻。希望如此，能夠讓〈從陶詩談中國文學與思想〉一文更形完整自足。張亨老師的文體省淨，確實不是我的冗長拗口所能規模，但就在這一小段的增補中，張老師再次對我做了一次關於論文寫作的指導。

猶記得一九九六年，張亨老師在退休那一年的秋天來到了清華，我曾陪張老師在校園漫步，他提及他所發表的〈試從黃宗羲的思想詮釋其文學視界〉，且說黃宗羲關於文學的見解仍有可以深入探討的論點，而我手邊留存的殘稿中就有著黃宗羲詩學的標題與大綱。張老師對我學思過程中的啟迪，印痕深透。去年九月二十日下午，應鄭毓瑜教授之邀，前往臺大中文系與陳國球、廖棟樑一起座談，會後高嘉謙、許暉林請我們到兩人的研究室參觀，我笑著對他們說第六研究室是張亨老師與梅廣老師共同的研究室，隨即想到了司馬遷所以說「意在斯乎！意在斯乎！」的語境，趕緊止住並岔開話題，接著是一片高談的喧鬧。晚近十年來，學術與教育的環境或氛圍多有變化，我們有更多衡量與分類的標記，但是怎樣是一位好的學者與教育者，大概也不會

有太多的改變，而薪盡火傳所能道出的底蘊，就在於一種人格與精神的感召與延續。謹以這篇引言做為我對張亨老師學問與人格的追念。

蔡英俊 謹識